

# 聊城人过春节

■ 哈宝泉

我的家乡聊城,地处鲁西,属于北方。春节,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,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浓浓乡情,在聊城,过年的习俗丰富多样,从腊月便拉开序幕。

腊月,精心筹备迎接新春。一

进腊月,聊城人就开始为春节忙碌。“二十三,糖瓜粘”,小年这天,人们会摆上糖瓜、麦芽糖等供奉灶王爷,希望用甜甜的糖果粘住灶王爷的嘴,让他“上天言好事”。过了小年,年味越发浓烈。家家户户开始大扫除,扫去一年的尘埃与晦气。采购年货也是重头戏,集市上熙熙攘攘,人们挑选春联、福字,还有各种吃食。聊城的剪纸独具特色,造型质朴有趣,花鸟鱼虫、人物形象皆惟妙惟肖,贴在窗户上,增添不少喜庆氛围。

除夕,阖家团圆庆佳节。除夕当天,一大早,老人就忙着贴春联、挂灯笼。贴完春联,一家人围坐包饺子。有的还会在饺子里放入硬币,吃到的人寓意来年福气满满。夜幕降临,年夜饭登场。桌上必有

一条整鱼,象征“年年有余”;粉蒸肉、烧鸡、炸藕盒等美味佳肴摆满一桌,一家人围坐一起,举杯欢庆,共享天伦之乐。饭后,长辈给晚辈发压岁钱。随后,大家守岁,看春晚、聊天,等待新年钟声敲响。零点一到,鞭炮齐鸣,整个聊城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。

初一至初七,走亲访友送祝福。大年初一,人们早早起床,穿上新衣,出门拜年。晚辈给长辈拜年,行磕头礼,长辈则回以祝福与糖果。邻里间相互拜年,道声“过年好”,欢声笑语回荡在大街小巷。初二开始走亲访友,出嫁的女儿回娘家,带着丰厚礼品,一家人团聚一堂。初三初四,人们继续走亲访友,联络感情。初五,俗称“破五”,要放鞭炮送“穷神”,这一

天,人们打扫卫生,将垃圾倒掉,寓意送走贫穷困苦。初七是“人日”,传说这一天是人类的诞辰日。聊城人爱吃面条,寓意用面条缠住岁月的双腿,以求家人健康长寿。

正月十五,聊城处处张灯结彩。街头巷尾挂满造型各异的花灯,人们结伴赏灯、猜灯谜、诵诗词,其乐融融。元宵佳节,自然少不了吃元宵。聊城的元宵多为手工制作,馅料丰富,香甜软糯。同时,不少地方还会组织舞龙舞狮、踩高跷、划旱船等民俗表演。舞龙舞狮队伍走街串巷,引得阵阵喝彩,将春节的欢乐氛围推向又一个高潮。这些春节习俗,历经岁月沉淀,在聊城代代相传,凝聚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

# 零食三宝

■ 柳凤春

大人孩子盼过年,团圆年味特别甜。记忆深处那一声声糖葫芦的叫卖声,足以将人的思绪一下拽回童年。那酸甜爽口的冰糖葫芦,飘香四溢的烤地瓜,绵甜软糯的糖炒栗子,是我儿时的零食三宝,饱含着对春节的向往。

儿时的我是个十足的吃货,每每肚子不消化时,便会攥着母亲给的零钱飞奔到街上,买一串好吃又开胃的冰糖葫芦。如今虽已过不惑之年,我也会童心泛滥地带着孩子自制冰糖葫芦。买来山楂、蜜桔、苹果等水果,洗净后一个个串在竹签上,挽起袖子起锅熬糖,俨然五星级大厨。将糖熬至起泡翻滚后,撒上一撮白芝麻,然后将串着水果的竹签放入锅里蘸上糖浆,一串串如玛瑙般的鲜亮果子,挂着一层琥珀色的糖浆,感觉可与市面上售卖的相媲美了。

儿时,冬天在家里烧火蒸馒头时,奶奶常会找上几个地瓜扔到锅底,用锅下的热灰埋好,以防烧焦。我常常耐

住性子,几次问奶奶地瓜烧熟了没有,而奶奶总能把火候把握得恰到好处。北风怒吼,雪花飘落的寒夜,我倚靠在奶奶怀里,听着收音机或看着电视,边吃着香甜可口的地瓜,边听大人谈着趣闻琐事,相当惬意。

在单位附近的育新街,美食云集,有几家卖栗子的小店,我喜欢买些生栗子回家做菜、熬粥。栗子煮熟后剥皮放入肉中烹饪,吃起来鲜甜软糯;煲粥地汤,喝起来醇厚清甜,别有风味,更是待客宴会的上品。小时候,一次家里来客,在餐桌上,我全然不顾母亲眼神的提醒,专挑板栗吃。很少批评我的母亲,拿起筷子敲打我的手,我落下了委屈的泪花。这个场景让我记忆深刻,虽然一张小小的餐桌,一道普通的板栗地鸡,却是母亲给我上的一堂接人待物、为人处世的课。

如今,我有时也会做一道板栗地鸡,虽是按照母亲的步骤如法炮制,板栗和鸡的香味融合得恰到好处,不咸不淡,不甜不腻,但是,味道却总是不如母亲做得那么醇厚。

时光不停步,留香在深处。儿时的过年“零食三宝”香甜了一代人的过年记忆,让味蕾在新年得到满足。就像一个时光轴,承载着温暖的亲情、美丽的童年、香甜的味道,足以令人捋顺岁月长河里的那些凄风苦雨,顶风迎击生活中的风雪交加。

# 黄河人家

■ 刘斌

初见这个男人,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。我们三个同学相约,骑车到了鱼山曹植墓,当时,这里还不是景区,映入眼帘的只有残墙、杂树、秋叶以及阴森的曹植墓墓道口。在山下杂石砌成的小屋旁,我们正踌躇着,忽然一道声音传来:“我开开门,你们看看,这是真么(好东西)。”门开,光线中显现出浮起的灰尘。这人五十多岁,身材削瘦,中等偏上的个子,大嗓门,两眼放精光。他挽起袖子,指向屋内的石碑讲:陈思王碑,隋朝的,主体为楷书,兼有篆隶杂体,国内罕见。之前,村里有人要砸碎石碑,我说砸碎先砸我,就没被砸碎。

后来,我与他儿媳田老师相识,闲谈中得知,这人叫房义训,是孙秀珍的丈夫。在鱼山脚下,刘胡兰式的英雄孙秀珍的名字至今传颂着。1947年10月,年仅18岁的共产党员、东阿县第六区妇联干部孙秀珍,以年轻的生命换取了鱼山党员干部和数十名群众的生命安全。田老师也是个较真的人,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,后来改教生物,对学生不怒自

威,严爱相济,硬是把生物课教得有声有色。当时,她的丈夫在乡镇先后任镇长、书记,难活多,不着家,孩子小,却从没有任何怨言。只可惜,她的丈夫,不到五十岁便在工作岗位上殉职,以另一种悲烈诠释了家国忠义。

房义训还有一个女儿,教小学,是我儿子的启蒙老师,她工作耐心细致,纠正了孩子上课时与同学钻入课桌下玩“四角”等一系列的坏毛病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和房义训的一次直接交谈。当时,县里统一安排走访老英雄,一行人走进他家的时候,寒暄、倒水、递烟,连声夸赞生活好、社会好。可当提及孙秀珍烈士时,这个七十多岁的汉子却老泪纵横:“她,受了大罪啊!九岁失去爹娘,到俺家做‘童养媳’,里里外外什么活都得干。十四岁参加革命,开会搞活动不着家,做军鞋筹粮草忙支前,四七年‘还乡团’把她逮到了河东(黄河东),那个打啊用刑啊,熬了一个多月。后来听人说,两条腿都给打断了,最后活埋的……啊!”这时,简陋的屋子里静得出奇,只有痛彻心扉的一声“啊”,以及他用拳头砸在桌子上沉闷的响声。我也明白了,为什么他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如此地爱,对歪风邪气如此地恨。

现在,鱼山曹植风景区已驰名中外,房义训的一个孙子在景区上班,见证着景区从初创到成熟再到蝶变的历程。更可喜的是,他的外孙还担任了景区驻地鱼山镇的镇长,正和干部群众谋划景区乃至全镇的新未来,传承着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如今,山河无恙,人间皆安,这盛世如先烈们所愿。千家万户的黄河人家,与母亲河相依相守,见证着时代的变迁。

# 东昌路春秋

■ 贾富彬

东昌路从东到西看起来很长,红色霞光洒在高高的白蜡树上,路边的樱花海棠竞相绽放,风中的法桐摇曳着甜甜的丁香,想起那些年没有雨伞的早上,你我牵着手幸福水珠脸上淌,爸爸说是金子到哪都发光,春暖花开多读书恋爱不用慌。

东昌路从西到东走起来很长,落日的余晖涂满古老的城墙,天边的圆月星辰遥相望,梦里的芭蕉甜醉了你的心,想起那些年没有路灯的晚上,有人拉着车轧得落叶沙沙响,妈妈说一场秋雨啊一层凉,该加衣裳的时候就要加衣裳。

东昌路的春风如沐绿两行,东昌路的秋雨似墨叶更黄,不问人生能有几春秋,笑看云卷云舒致风流。

# 闲话城隍庙

■ 祝伟康

聊城古城内有城隍庙街,得名原因自然是此地曾经有城隍庙,而且不是一处,是两处。俚文《逛东昌》曾提到,“一趟街、府县两城隍”。聊城文史专家吴云涛先生批注说,“城内城隍庙街,有府、县两庙,皆祀城隍”,相传是明代创建,民国时期被毁。

城隍庙,起源于古代对神灵的祭祀,发展到后来,凡有城池,必有城隍庙。之所以城隍庙大多数创建于明朝,跟洪武初年修改国家祀典,将城隍纳入正祀有关。因此,各地方志中,大多记载城隍庙创建于明初。如《东昌府志》载,城隍庙“在府治东,明洪武三年同知魏志建”。又如《莘县志》载,城隍庙“在莘县东北,明洪武二年知县汪惟善创”。类似记载,不一而足。

聊城辖内的城隍庙,大都如此,只不过按照明代的定制,府有府庙、县有县庙,才会在古城内出现一街两城隍的现象。

聊城的城隍庙,还是相当出名的。原因自然是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。书中有一个著名的篇目,叫做《胭脂》,讲的就是发生在聊城的故事。因为一起人命案,县里审定凶手是郭敬隼,济南府吴南岱二审认为凶手是宿介,施闰章三审才查出真凶毛大。当时毛大拒不招供,于是施闰章决定,押到城隍庙,在神前公审。城隍庙的设置,本就带有惩

奸除恶的意味。《临清州志》中有一篇《重修城隍庙记》就提到,城隍庙之设,是为了“诘奸惩恶、佑德立功、发幽彰微”。加之当时朝廷有意引导,城隍庙也就成了“有求必应”“有冤必伸”的神明所在地。

施闰章自然知道城隍庙本没有神灵显圣,不过是借这个名头,让犯人心存畏惧罢了。然后,施闰章略微用了些小计谋,便让犯人自行落网,一场官司就这样水落石出了。留下了蒲松龄的名篇,至今读起来依然津津有味。

由于城隍庙在当时百姓心中的地位相当高,以至于明清两代知府、知县,到任的第一天要在城隍庙“斋宿”,就是斋戒和住宿。清代黄六鸿的《福惠全书》就提到,“(新官到任)斋宿于城隍庙,如不便,就宿公馆,于行香时诣城隍庙亦可”。有些地方城隍庙窄小,实在不便斋宿,也要新任官员亲自去行香祭祀。

如今,古城内的城隍庙已经复建,当然不再是祭祀神灵的场所,而是成了群众游玩的好去处。建筑古色古香,也有相关展览,的确很值得一看。可惜的是,复建的城隍庙没有特别出色的对联,实在是有些遗憾。

明清之际,城隍庙的对联,大多是劝诫人们行善积德、反省自我的内容。不过,也有劝人不要迷信的,颇有些意思。比如,上联说“我有什么灵,连自己断肢脱皮,都难治好”,下联写“汝又何必敬,请医生开方用药,倒是正经”。还有些文人写的对联,则是一派风雅意味,如明朝徐渭的一副对联:“八百里湖山,知是何年图画;十万家烟火,尽归此处楼台。”本来挂在杭州吴山的城隍庙前,由于太过风雅,后来移到山顶的亭子去了。

如今,古城内城隍庙人流如潮,不妨征集一些有意味的对联加以悬挂,对于弘扬传统文化,总是有好处的。

# 跨年之痛

■ 老土

人的身体,总会有大大小小磕伤碰破,体验伤痛与流血。甚至,如果不经历过一次手术,都算不上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。

就像我,在默默忍受了一年多肩袖撕裂的疼痛之后,才在2024年的最后几天来到医院,对撕裂的肩袖进行一次手术缝合。有些损伤可以自愈,而这种伤痛似乎就不行。生命的过程,就是体验各种疼痛的过程,身体上的也好,生命之外的也要。体验过疼痛,才会珍惜那些没有疼痛的日子。

手术安排在12月31日。妻子和好友送我到医院门口时,好像一种告别,他们笑容里带着凝重。躺在窄窄的手术台上,护士边陪我聊天,边在我手臂上扎针输液。主刀医生安慰我,放心吧,不是什么大手术,很快的。此时,我已开始细体会,麻醉药物怎样发挥作用,人是如何睡着的,那一瞬间的感觉,我要记录下来,留着以后慢慢回味。

事实上是没有感觉的,什么也没记住,醒来已是三小时后。这也是死亡的一种吧,没有痛苦,没有知觉。醒了就接着活,醒不过来就永远地去了,一切都不会因为你的存在与离开而有所改变。

被推回病房后,远在烟台的儿子通过微信视频询问我的情况。相隔千里,被儿子问候一下,心里就很知足了。毕竟父与子是两代人,我身上的痛他无法体会。等他体会到的时候,大概也到了我的年纪。时光是不经用的,转眼就是半生的岁月。

一觉醒来时,已近子夜。输液器的液体缓慢地滴着,止痛泵的灯亮着。查房的护士说,止痛泵还要用两天,如果疼的话可以加大一下药量。在药物的作用下,并没有感觉多么疼痛,偶尔有点疼,尚可承受。

打开手机,朋友圈有一条儿子发的视频,在烟台某个跨年活动的现场,无数的年轻人,在零点钟声响起时欢呼雀跃。从那片欢呼声中,我似乎寻见了自己的影子。年轻人,这么喜欢跨年,好像跨过了这一年,自己就过上了好日子一样。

再次醒来后,窗外照进的已是2025年的阳光。仔细打量,与之前的阳光也并无区别。索性打开手机,通过视频号,翻看一下新年的世界。

常听人说,社会在发展,时代在进步,我曾经也这么乐观地认为。真正进步的,大概也只是科技。科技进步只是文明的一种,而人类的文明,还只是一道微弱的光。时间没有方向,如果有,大概

只是一堆无法破解的乱码。

入冬后的甲流,也漫卷而来。护士说,医院已没有空床,有的楼层开始在走廊加床。她建议,如果刀口不是很疼,可以出院,中间回来换一次药,半月就可拆线。如果疼,可以服用点止痛药。

再次回到医院,在换药室,我露出肩部,将脸侧向了窗外。护士用蘸了碘伏的棉球为刀口消毒,说,愈合得很好,放心吧。左肩部微创手术的表面,四个1厘米大小的口子上了,各缝了一针。外面刀口好愈合,而隐藏在里面的痛,还有一段很长的恢复期。

她又夹起了一片纱布,轻轻敷上去。一瞬间,那洁白的纱布竟似一片雪花,在眼前飘落,连同肩部内里的伤痛一并被它掩住。忽然想到,入冬以来,鲁西还没下过一场雪。窗外,赤裸的树木,在干裂的风中嘶鸣。

不知道这个冬天,还能不能有一场雪。没有了雪的冬天,就连疼痛都显得那么暴露。

